

# 何凤山与艾立克:中国版《辛德勒名单》

□ 邓思杰

在有关“中国辛德勒”何凤山(2005年为联合国所誉)的故事里,一个17岁犹太少年的短暂出场,被人们牢牢记住。

1938年,奔走在维也纳街头,他为家族寻找逃离纳粹危境的签证。踏尽50家领事馆,一遍又一遍,备尝绝望的滋味。最终,他遇上何凤山,幸运领走20份

上海生死签证。

当历史掀开滔天巨浪,把父母和亲人们冲到地狱的门口,这位稚气未脱的17岁少年,挺身而出。他失魂落魄离开领馆大门的悲声孤影,拿到上海生死签证那一刻的将信将疑,以及随之而来的欣喜若狂,都让人刻骨铭心。

## 血雨腥风维也纳

艾立克出身在维也纳一个家境富足的犹太家庭,是家中唯一的孩子。他的父亲开着一家缝纫、缝纫配件并供应布料给成衣制造商的大店。

1938年,艾立克还是17岁的学生,生活无忧无虑,学体操、爱运动,富于舞蹈才华。其父也是体育爱好者,为当地体操协会的成员,亦为马卡比犹太人体育组织的成员。

1938年3月13日,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,吞并后的第一周,奥地利的犹太人梦魇开始。犹太儿童被要求在他们的父亲商店的窗户上写下“Jud”,普拉特斯特恩的犹太人被迫跪在地上吃草,对犹太人的骚扰、羞辱、殴打每日每夜爆发。

艾立克和父亲被奥地利警察和纳粹冲锋队集中起来,被迫在维也纳的十七和十八区清扫街道。当时维也纳的犹太人超过20万,不计其数的犹太人被迫清扫街道,擦洗选举标语等等。

情况越来越糟,到6月中旬,犹太人已经被赶出公共生活区域,无数的犹太雇员失去了工作,数百名犹太人自杀。一些犹太人被纳粹逮捕送往德国的集中营。

## 伸出援手的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

后来的艾立克回忆其情其景:“出乎意料啊,友善的微笑,温暖的接待。”何凤山对他这样说:“明天来,带上你所有的护照,我将会为每张护照盖上到上海的签证!”

“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,真的,我甚至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。”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,往事在艾立克的脑海里依然历历在目。

家人们的护照被迅速集中起来,第二天,即1938年7月20日,他交给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,随即拿到了前往上海的所有

每隔一天,就会有反犹太人的条款出台,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,犹太家庭被赶出他们的房子,犹太人的护照上被盖上大大的“J”,犹太人的生意也被侵占。

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。当时17岁的艾立克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求得签证。不管去哪里,必须尽快离开欧洲。因为纳粹当局规定,只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,容许犹太人离开奥地利。

糟糕的是,美国移民条件苛刻,配额有限,而且面向奥地利人的额度已经用完。英国限制到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。并且,1938年7月13日,32个国家在法国里昂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,没有雪中送炭,反而停止给犹太难民签证。

可想而知,冒着骚扰和殴打的危险,穿行在纳粹横行的街头和领事馆区,等待艾立克的签证结局,会是什么样。

一天又一天,一周又一周,一月又一月,一个领事馆接一个,一扇门接一扇门地敲。跑遍维也纳的领事馆,等待他的,都是徒劳,所有的回答都是NO。

在为签证奔走二个月后,1938年7月19日,奇迹来了,他走进了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。

签证——20张逃离地狱的“生死签证”。

他们获得的船票,日期是1938年11月28日,从意大利出发前往上海。但是11月9日,爆发了可耻的“水晶之夜”,大量犹太教堂被一夜烧毁,几千个犹太人的商店被洗劫一空,3万名犹太人被捕送往集中营。

“他们搜刮了我父亲的商店,没收了我们的资金,拿走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,再把我们关进了监狱。”艾立克回忆道。

“带走我们的警察,后来看到我们有离开奥地利的签证证

明,于是他们放了他们。”

在水晶之夜,艾立克的父亲被捕和被拘押了几天,艾立克被德国冲锋队成员拘留在学校,在出示了签证和船票后,两人得以

获释。

1938年11月13日,艾立克、父母及亲人们拿着上海签证开始了大逃离。背着仅有的衣服,他们乘上前往意大利的火

## 上海往事



1938年-1947年间,中国上海,犹太难民举行逾越节社团宴会

上海,神秘的东方大都会,对极度渴望逃离欧洲的犹太人来说,上海是人们口口相传的安全天堂。

长风送航,意大利海轮一路颠簸。远方隐隐出现这座远东城市,漂泊茫茫大海上的逃难者无人知晓,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……

在航行了将近一个月,穿越了半个地球后,1938年12月下旬,少年艾立克及其亲人们终于抵达上海。

“大灾难。”谈到初到上海的情景,一位犹太难民回忆。淞沪会战才发生在一年前,日本人对上海的狂轰烂炸似乎犹在耳边,无数建筑葬身火海,上海城历尽沧桑。战争的废墟上,到处是流离失散的难民,大片的贫民窟。物资缺乏,卫生消毒用品也稀少。

近2万名犹太人逃难上海。已在上海的犹太人中,有些人的祖上在19世纪中叶从中东来,他们设置免费发放食物的场所,把难民临时安置在仓库。20世纪20年代逃离俄罗斯反犹清洗来到上海的犹太人,也和国际犹太组织一起,帮助从欧洲逃难来的犹太移民。

艾立克一家,先是住在维克多·沙逊拥有的河滨大楼里。1938年以来,犹太难民接待站设于此,数百名难民以此为临时住所。这个难民所,由前匈牙利驻上海领事科莫尔领导的国际难民委员会管理。

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铺开,作为纳粹占领国的侨民和其他无国籍犹太人,被日本占领者限制在虹口隔离区,艾立克一家

住到了塘山路一带的建筑里。

艾立克在科莫尔的进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在上海期间,他一直在这家公司做进出口生意,一千就是将近12年。艾立克和进出口公司其他雇员,也为科莫尔领导的上海国际难民委员会开展相应的工作。

除了上述这些工作,20岁不到但已具创业精神的艾立克与合伙人一起,在犹太人虹口隔离区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。每天傍晚来临,至少有40人来此跳舞。多少年过去,当人们提起上海往事,这段光影依然闪烁在人们的脑海里。

艾立克也是犹太人足球联盟的领导成员之一。他所在的S.J.C足球队曾经赢得1943年5月举行的上海犹太难民委员会杯冠军。

“对年纪较大的移民来说,移民生活适应比较困难,但对我来说,充满着冒险、友情、运动等乐趣”,艾立克说。

在隔离区,生活是困难的。难民物质生活贫穷,住房拥挤不堪,卫生条件差,还要面对日本军队迫害的危险。

尽管艰难,犹太人积极开展生意,努力经营。因为林立的咖

啡馆、商店和夜总会等,看上去类似德国或奥地利的城市风貌,一条热闹街道被称为“小维也纳”。

许多难民受过良好教育,其中不乏知识精英,他们是医生、律师、教师、建筑师、工程师、药剂师、记者、编辑、演员、会计、艺术家、音乐家……他们干所能找到的所有工作,也逐步建立起教堂、学校、医院、商会、剧团、乐团、俱乐部等等,从足球到乒乓球等运动队也纷纷涌现,数十种杂志和报纸也在传播和扩大影响力。

“我们没有受到歧视。受过迫害的中国人对新来的难民感同身受。中国人总是对我们很好,他们爱孩子。”艾立克说。他的许多相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战后,当600万犹太人死于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,上海的犹太人才知道到欧洲发生多么可怕的事件,他们家人的噩耗也纷至沓来。艾立克舅妈留在奥地利的亲戚,全部遇难,成为纳粹魔掌下种族清洗的冤魂。

二战后,上海犹太社区的各种限制被取消。1948年,一部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,一部分去美国,还有少数人去了加拿大,澳大利亚等。

1949年上海解放前一周,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之后,艾立克离开了上海,乘海轮到加拿大,是在1949年的夏天。他从此在多伦多安居了下来。



艾立克一家

## 追忆何凤山

进行钟表的批发销售,主要通过认可的零售商和分销商进行。

1989年,艾立克78岁时,相伴近半个世纪,伉俪情深的妻子尤塔去世。

到了80岁,艾立克仍然每天去公司上班。他的大儿子丹尼负责起公司的运作,艾立克挂上了公司名誉总裁的头衔。即使不再负责公司实际事务,大多数清

晨,他仍然会去多伦多郊区的公司办公室坐坐,看看报,喝着茶,与雇员聊聊天。

婚姻幸福美满,生意成功,生活富足,拥有三个儿女和三个孙儿女的天伦之乐,想到这些,艾立克常说,他所有的幸运、富足和美好的生活,是何凤山博士带来的,“没有何博士,就没有这一切。”

(选自《世界华人周刊》)



何凤山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办公场景